



兩忘煙水裡

山中傳奇「許伯夷」

文·圖片提供／喜茵

以為許先生是個完全的隱者，卻不知道許先生也喜歡上舞廳跳舞。

「如何在聲色中自持？」這是我深深疑惑的。

「人要能來去自在、動靜自如。舞到深處，物我兩忘。對我而言，

『舞』只是運動，在哪裡『舞』都不重要。

我只知道我在做一件讓自己快樂，也讓旁觀者快樂的事。」

對於「伯夷山莊」，我有說不出的情衷。每回路經旗山至美濃，總會不自覺的拐進通往山莊的路，即使輕觸門前石獅或只是用相機拍下鐵門環亦已心滿意足。始終未料，今生竟有進入山莊的一天。

化腐朽為神奇

踏進山莊第一步，竟覺得已步出人間。每一步履皆兢兢業業，唯恐一不戒慎，將踏空而失足墜回。山莊處處寶物，處處驚奇。「這裡的一切大部份是許先生求來、撿來的。」擔任導覽的阿志告訴我們：「這部電影放映機是默片時代的。」「默片」？好陌生也好遙遠！一轉身，廁所牆上張貼的正是四、五〇年代的電影巨照。東方的林黛、西方的費雯麗，個個皆是絕代紅顏，而今在此復活，思想起令人感慨！

「這些石車古早時期用來碾甘蔗。」阿志指著屋腳一個個石車說。「石車做屋基，再大的地震也搖不倒。」這種獨具一格的建築，據說曾被政府相關單位列為危屋，然而，這樣的「危屋」卻被諸多國內外專家讚不絕口。

「那是阿里山檜木製造的窗雕。」阿志指著牆說：「本來

是嵌在日本人的和室房中做為通風用，阪神地震後，遭日本人淘汰，卻被許先生救回。」牆下有玄機，連牆上端也有，軍中海陸隊搶灘的槳，如今功成身退，換個身段，竟有模有樣的束在樓梯間，成了守門侍衛。

二樓更是令人瞠目結舌。四百年前的戰車、女兒出嫁的花轎、富貴人家的錦繡床、鞋、澡盆、刀、犁……，舉凡生活用品一應俱

全。這裡活生生是一部台灣歷史，記錄著文化、記錄著人文、記錄著歡喜悲愁。原來人世一百年，在此只是幾步路啊！

過了鐵橋到對街的另一宅院，映入眼簾的是個水池。「池中的噴水石座原為台中公園擁有，被許先生撿了回來。」到底是怎樣的人會做這樣的事？為一個不值錢的舊物，花上不貲的運費？對他，我更好奇了！

踩在一塊塊長形地磚上，阿志說：「這些是中鋼的爐石、那些是廢棄的電木……」還有那些是電力公司淘汰的電桿，共有兩千多支，花了一百萬運費運回……」看也看不完的精彩，竟然都是一車車拾回來、求回來的「廢物」，所有的「廢物」在此搖身一變，各就各位，成就

山莊的文化風景。「這是越戰指揮官的指揮所。」一整個鋼製的戰地流動住所，就這般乾坤挪移的換了場景。

進入另一陳列室中，「這是清朝的妃子床。」阿志指著一張窄小單薄的

床說。「溥儀的妹子已證實了。」原來山莊美名遠播，連旅居國外的清宮後人也造訪過。只是一張床，許先生卻是不捨不棄，費盡心思安頓。對於他，我有更多敬重與嚮慕。

山中無甲子

「那猴在山中，卻會行走跳躍，食草木，飲澗泉，采山花，覓樹果；與狼虫為伴，虎豹



伯夷視天下，夷玩人間。踏進山莊第一步，竟覺得已步出人間。山莊處處寶物，處處驚奇。



伯夷山莊收藏的默片時代的電影放映機。



用中鋼的爐石所鋪成的步道。

為群，獐鹿為友，獼猴為親；夜宿石崖之下，朝游峰洞之中。真是『山中無甲子，寒盡不知年。』這是「西遊記」中記錄孫行者的章節，孰知現實生活中，許先生卻履之踐之了。

在一路栽植整齊的黑板樹中，我隨著溪谷的竹籟疾走，總算到了阿志再三推介的「石屋」。許先生疊石架屋，「石屋」倚著巨石架在山澗上。山壁垂直，可以想見當雨水俯衝而下，轟轟烈烈的盛景。「石屋建材是許先生花了三年時間一點一滴由山下搬運上來的。」阿志指著石屋旁的黃色巨石說：「經過兩年四次大水沖刷，總算等到那塊巨石降落為牆。」「海底四十米潛水、高空跳水，對許先生而言都不是難事，他甚至能飛簷走壁。你們看！那條繩索就是他用來運動的。」石屋柱子上盤著一條繩索，繩索連結到下方馬路邊的飲茶房。「許先生學獼猴，甩繩索越溪。」年近一甲子的人有這等體力，簡直不是凡人。「山裡的獼猴約兩百隻，許先生將獼猴視若親人，獼猴一年兩季有果子吃，許先生與獼猴一樣，食樹果、樹葉、樹汁；沒得吃時，許先生每天準備兩百公斤的蕃薯餵養。許先生只要吆喝一聲，獼猴就會滿山呼應。」人類與空間爭，與時間爭，到頭來爭得一身瘡痍，在這裡我看到了真正的親善與融入。我即自然，自然即我，沒想到許先生已達「物我兩忘」的境界。

人間虛境

「樓上是許先生打坐的壇，樓下是養豬養雞的場。」在養豬場上打坐，這可真要過人的功夫，也的確是修鍊。

山莊的三棟地上建築物底下皆有地道連

結。進入地道，彷彿進入虛境。地下有井、有各種收藏、有音樂廳。「許先生是台灣唯一能變六張臉的人。而且是在一個月內學成。」進入音樂廳，阿志指著牆上的臉譜說。

書房牆上，展示了來自各界參觀者的留言。「進出山莊的人已超過十萬，包括諾貝爾獎得主、社會名流、各級學校師生皆曾是這裡的訪客。山莊只接受信件申請，藉此過濾參觀人員素質。」阿志再加上一句：「許先生相信，這年頭能寫信的，不會是壞人。」

「許先生曾在斯里蘭卡出家，出家的原因是為了義診。」原來許先生曾自行落髮、穿上袈裟，只為了加入斯里蘭卡當地的災民救濟，書桌上的鉢，見證了許先生救難的義舉。關於他傳奇的一生，怎是阿志三言兩語道得盡？

與君一相逢

終於見到他了！這一面，多麼不易！只是咫尺，卻是天涯。凡事有根有緣，人與人的緣一面，到底要積上幾世啊？

「伯視天下，夷玩人間。」「伯」乃「霸」；「夷」為「怡」。第一次進入山莊，這是我的留言，也是對許先生的第一印象。他有英雄的霸氣，有俠客的義氣，更有玩家的

這裡是一部活生生的台灣歷史，記錄著文化、記錄著人文、記錄著歡喜悲愁。原來人世一百年，在此只是幾步路！

傻氣。相對於古之伯夷，今之伯夷多了幾分「伯視天下，夷玩人間」的開闊豁達。

小平頭、藍布衫、牛仔褲，腳踏木屐，在他身上看到的只有「簡單」二字。

「我是雲林縣麥寮鄉的窮孩子。」「樹人醫校」是許先生的最高學歷。畢業後理所當然開業濟世，後因遭人檢舉無照行醫而轉行建築。無論從事何種行業，一向認真，也因這樣的生命態度，讓他在建築業能獲得非凡的成就。然而，就在公司股票上市，財源正滾滾而來時，他卻急流湧退，開始了行者生涯。「為此，父親二十多年不和我說話。」許先生說。這是可



想而知的，有多少父母願意接受自己的孩子捨名捨利，只爲了堅持一種生命理念？

「是什麼理念開始了山莊的建築？」聽過「我家門前有小河，後面有山坡」嗎？是的！就是這麼簡單的理念驅使，使許先生一石一木的收集並建蓋自己的夢。「從買村開始，白天問活人，晚上問死人。」他笑了笑：「尊重活人，更應該尊重已往生的人。」三十年吧！花了三十年築一個夢，人生有幾個三十年？「人的一輩子二十年一個段落……，」他繼續說：「一歲到二十歲是父母的；二十歲到四十歲是社會的、親人朋友的；六十歲以後想走走跑已沒了體力。所以，真正能活的只有四十歲到六十歲的二十年。」

小時身體不佳，以爲五十歲就該辭世，「生活本就可以簡單，人類卻自設藩籬，再一層層加鎖，一輩子出不去。人要懂得『放



下』。人的生命中累聚了太多垃圾，精神垃圾、肉體垃圾，這麼多垃圾，又怎能輕鬆？只要『放下』了，任何人都可以自在快活。」

出入自得

以爲許先生是個完全的隱者，卻不知道許先生也喜歡上舞廳跳舞。「如何在聲色中自持？」這是我深深疑惑的。「人要能來去自在、動靜自如。舞到深處，物我兩忘。對我而言，『舞』只是運動，在哪裡『舞』都不重要。我只知道我在做一件讓自己快樂，也讓旁觀者快樂的事。」小隱隱陵藪，大隱隱朝市。無論陵藪或朝市，對許先生而言都是相同的。「境」影響了所有人，而許先生卻懂得「造境」的智慧。

「生命的美，在於懂得『玩你自己』，要懂得『靈性生活』，要懂得帶動世俗，但不是忘了世俗。父母不一定要晨昏定省；妻兒子女重在心靈互動。最美的愛是『大愛』，有能力愛的人，該選擇『大愛』，而不是拘泥在小情小愛。大愛恆常，小愛游刃有餘。兒女私情越理越亂。有人花費一生理情絲；有人隨時準備梳子梳理；其實『甩一下』就好了，連梳子都可以不要的。」如何「甩一下」那就是智慧了。

「我沒讀多少書，但卻能到各個國家與各色人種交談。『身體』是最佳語言。」在他身上，我又見識到「無罣礙」的妙境。大地就是一本值得閱讀的書，他花費一生閱讀大地，難怪博學。

覺世問道

「小時候我也是鬼靈精一個，國中就會做

越戰指揮官的指揮所。一整個鋼製的戰地流動住所，就這般乾坤挪移的換了場景。



山莊只接受信件申請，藉此過濾參觀人員素質。許先生(面向鏡頭者)相信，這年頭能寫信的，不會是壞人。

買賣賺錢了。」原來許先生所謂的「買賣」是爲有錢人家的孩子們到高雄市買郵票，一轉手就是有利潤。

「沒良心的生意人使用『公共財』來賺取不法利益，這是造業。地球不會毀滅，只有自做聰明的人類會毀滅自己。」對於這個世界，許先生他選擇尊重與融入。盡自己所能「撿回」、「保存」各種舊物，盡自己所能使大地生命永續。在他身上我看到了「敬愛大地」的修爲。

「有一個故事：一名男子帶著種子到法國北方造山，費了十餘年光陰造完山後，法國政府竟以「生態保護」爲由，將之驅趕。世事有

許多不可思議，重要的是『快樂、值得』就好。人間事笑罵由人，與我無關。生命要懂得『怡然自得，當下自在』。」難怪我在書房中看到許先生親筆書寫的「覺道」二字。他已「覺道」，已覺「世間道」。

「不要學我，做你自己。有我這樣的朋友就好，做我，太辛苦。」許先生語重心長的說。的確，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爲「傳奇」。

臨別前，許先生再三叮嚀：「人要懂得『跳開』，從每一個框框中『跳開』。」

我以爲我跳得開的。我以爲我離了山莊，就真的離了山莊。唉！好難！